

青苔

林白 著

Qingtai Linbai zhu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过去的时光渗透在每一个事物中，它们飘动、旋转，

我于寂静中一次次

闻到以往岁月的气息。她的小镇，



她的沙街，她的大河，那灰色骑楼的房屋，



那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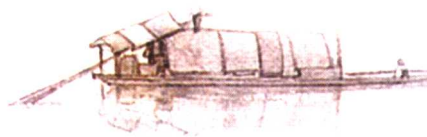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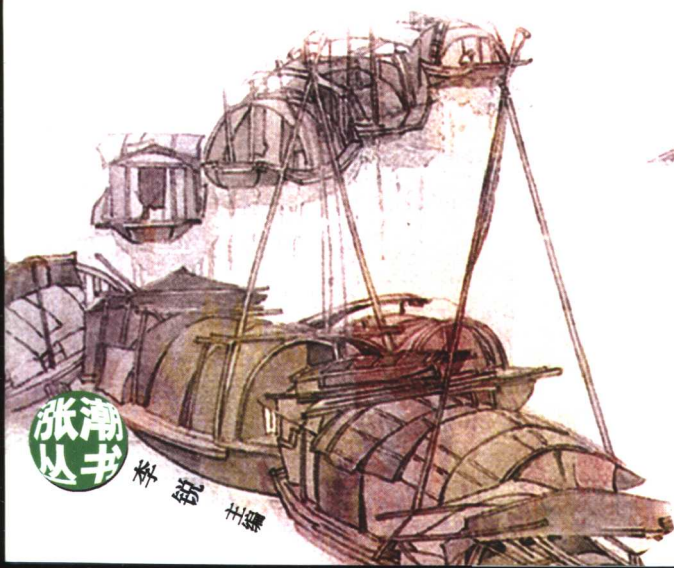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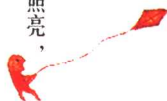
的指甲花、码头、船只、木垛、人物——被这个雨夜所照亮，



它们一一来到她的面前。她忽然明白，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逝，



它藏匿在她的体内，与她一体。



涨潮丛书

林白 著



李锐 主编

青苔

林白著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苔/林白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1
(涨潮丛书/李锐主编)

ISBN 7-5378-2339-1

I. 青...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7658 号

青 苔

林 白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 字数:17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378-2339-1

I·2230 定价:11.00 元

相信自己

——代总序

李锐

转眼之间，“新时期文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仔细想一想，上个世纪初狂飙突进的“新文化运动”，前后也不过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世纪一首一尾，我们中国人竟然都是一个“新”字来命名，可见我们对于“新”的渴望之迫切。也可见过了近百年，我们的“新”来得真是一进三退、艰难曲折。从打倒皇帝，到“打倒文言妖孽”鼓吹民主与科学，到走进“文革浩劫”，再到“改革开放”所要面对的“全球化”，我们至今到底“新”了没有？还是一个难题。在感慨历史的无理性的同时，我们却又无法置身在历史的浊流之外。无理性的历史可以蹂躏人、压迫人、摧残人，但却永远无法剥夺人的情感和想像。在生命被无情地推进历史浊流的同时，却也获得了刻骨铭心的体验。凭此，我们可以表达，我们可以相信自己真实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必等着别人来确认自己的“新”还是“不新”。

最近以来，在对所谓一个世纪中文写作的种种回顾和评价中，有许多对于“没有大师”的沮丧，有许多痛心疾首的论断和痛心疾首的姿态。

我对这样的沮丧和姿态总是心存疑义。如果“人类的”这个词,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忽视和“代表”;如果“全球化”的进程,只是一部分人对于另一部分人当然的剥夺和“教化”,又让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共同”的大师?在我看来,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和鲁迅、沈从文、老舍,都是语言大师,都是各自语言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们代表着各自,才因此而共同丰富了人类。尽管二十世纪对于中国人是一个一进三退、艰难曲折的世纪,但是,历史的无理性,并不等同于生命的无价值。一个弱势文化中的人,他的生命体验并非也一定就是弱势的。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很难改变一些人骨子里已经接受了“教化”。为此,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人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

收在北岳文艺出版社这套丛书里的作品,都是新时期以来的名篇名作,都是作家们的代表作。对这些早有定评的作家和作品,毋庸我再多置一词。阅读他们,就是阅读“新时期”的千变万化、林林总总。所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隔着百年的沧桑和悲怆,你可以分明看到,新时期文学与新文化运动,在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日积月累的写作,转眼而成为日积月累的历史。新时期,转眼而成为上一个世纪曾经有过的经历。对于文学,时间的淘洗胜过所有的众说纷纭。我们把这些佳作选编成书,不止是因为它们已经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更是希望把它们继续放进时间和读者的视线之中。我们有这个文学的自信。我们更有这个生命的自信。

辛巳年二月初一

西元 2001. 2. 23 于太原

134A03/07

《青苔》再版自序

□ 林 白

《青苔》这部小说写于1990年至1992年，那是我生活最动荡、精神最疲惫的年头，我几乎就要放弃了写作，动荡和疲惫毁坏了我的语言能力，眼看我就要找不到感觉了，我不甘心，我一点点写着这本书，幻想着总有一天，我会重新回到那种写飞的状态。

《青苔》就是这样写成的，它的结构不够严谨，语言也不是那么具有我一贯的风格，但它对我的意义实在太大了，通过写作《青苔》，我重新找回了写作的感觉。写完此书，1992年下半年我一口气写了三部中篇：《瓶中之水》《回廊之椅》《飘散》，1993年4月至9月，我写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为此，我特别珍惜《青苔》这部作品。而且，十年之后我自己再来看这部作品，我当初对它的判断并不是那么符合事实的，它的朴素和自然，它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情感，都是我愿意将它再次出版的原因。

《青苔》1995年由华艺出版社首次出版，这个版本错处极多，在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时，我将这些错误改了过来，并将书名恢复为最早的《寂静与芬芳》，现在看来，叫《青苔》更切合一些。这次再版，我又作了一些修订，主要是章名和第一章的文字，其他部

分则未作任何改动。我想,收入在“涨潮丛书”的这个版本,将会是我最中意的一个版本。

2001年11月3日京郊火神营

过去的时光渗透在每一个事物中，它们飘动、旋转，我于寂静中一次次闻到以往岁月的气息。

——题 记

作者简介



林白，本名林白薇，广西北流人。1982年大学毕业，当过教师、图书馆员、电影编辑、报社新闻记者、副刊编辑等，现居北京。早年写诗并出版诗集，1989年发表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引起文坛关注；1994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因深刻细致地表现了女性经验而引起极大反响，此后被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此外有长篇《说吧，房间》《守望空心岁月》《玻璃虫》《枕黄记》等大量作品问世。1997年出版《林白文集》四卷。

责任编辑：逯彩华

封面设计：吴颖辉

环扉设计：沐雨人

内文设计：逯彩华

美术编辑：任丽凤

丛书策划：李建华

项目负责：古卫宏

李建华

贾晋仁

印装监制：李建华

刘树民

杨济东

郭红兵

沙街，是一个充满了独特色彩、气味、声响、感觉的地方。

这里有灰房、码头、船只、木垛，还有指甲花、青苔等等。

沙街，是一个女孩子的记忆，是女作家林白对于故乡的记忆。

这部美丽的长篇小说充满了女性立场，一个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曲折生动，耐人寻味。

ISBN 7-5378-2339-1



9 787537 823395 >



ISBN 7-5378-2339-1
I · 2230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青苔》再版自序 / 1

引 言 / 1

第一章 沙 街 / 3

第二章 日 午 / 30

第三章 交房子 / 38

第四章 花与影 / 52

第五章 一路红绸 / 74

第六章 防疫站 / 95

第七章 若玉老师 / 116

第八章 小姑姑 / 129

第九章 丹 姪 / 144

第十章 晚安,舅舅 / 164

第十一章 安魂沙街 / 190

□ 引 言

有一个人，她从小生长在一个偏远的南方省份的某个小镇上，这个小镇气候炎热，常年下雨。

她从小就想逃离她的小镇，永不再回来。

她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家，开始了她的行动。她向北迁移，路途一次比一次遥远，城市一个比一个繁华。

1

最后她到达了在北方的京城。

在京城她对自己的小镇闭口不谈，她告诉那些初次谋面的人们说她是越南人，她的橄榄色皮肤和典型的马来人种的五官成功地佐证了她的谎言。她一次次声称自己是越南人，这个谎言像一棵树，日益枝繁叶茂。

她开始像别人怀念故乡那样怀念湄公河，这条她从未见过的河流清澈芬芳的河水遥远地抚摸她，穿着无领衣衫的褐色女人，戴着尖顶的斗笠，飘着齐肩的长发穿插在色彩异常斑斓、形状离奇古怪的亚热带植物中，有点像梵高油画的色彩，它们一幅一幅地从她眼前走过，一次次地出现在她的梦境中。

她成功地把自己的家乡淡忘了，她跟她的家人极少联系，她独自一人在京城生活，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最初她借住在一位脾气不算古怪但不爱说话看起来多少有些阴沉的老处女的家里，后

来她干脆结了婚，在庞大而陌生的京城里长久地住了下来。

别人在怀念故乡，她却想，我没有故乡，这是多么的好。

京城飘着京城的雪花。

小镇下着小镇的雨。

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她十七岁离开家乡，她已经三十四岁了，所有后来的日子已经足够覆盖前面的日子，后来的日子确实已经把前面的日子挡住了，这中间的岁月起起落落铺展在中间，把早年星星点点珍贵的记忆全都夺走了。

在某个夜晚，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看书，没有开灯。

2 她躺在床上闻到空气中有一种雨的气息，这是一种夹带着浓烈太阳气味的雨气，就像是一个她曾经非常熟悉却不知为什么错过了的人悄然来到她的室内、她的床前。雨气湿润地聚集，越来越浓，它们围绕着她，触碰着她，进入她的身体，穿透她的五脏，从头到脚充满了她，它们在她体内聚集成为一股力量，一种光，把一种久远的东西拼命拉到她的跟前。

雨开始下起来了。

她听见雨点敲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这声音在黑夜里隐藏着某种特殊的节奏，轻轻重重、层层叠叠，述说着某种语言，发出某种询问。在这似曾相识的雨声中她依稀看到了故乡的反光。

雨声越来越大，比雷声还大。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这声音将她身体里的液汁一一分离，她的小镇，她的沙街，她的大河，那灰色骑楼的房屋，门口的指甲花、码头、船只、木垛、人物……被这个雨夜所照亮，它们一一来到她的面前。她忽然明白，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逝，它藏匿在她的体内，与她一体。

□ 第一章 沙 街

我七到十二岁居住在沙街，多年来，沙街横亘在我的胸口，它午后的灼热和半夜时分的细雨飞扬，常常在寂静中不期而至，它们广阔、明亮，在阳光照耀下或明或暗，层次丰满。它们从幽深中浮现，散发出特有的气味。这气味像一种显影剂，将沙街年深日久的房屋、人物一一展现。它们变换着颜色和位置，时而局部时而整体，时而干燥时而湿润。它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浮动，充满了善意和美感。

一九六五年，我的沙街就是这样浮动在我故乡的大河上。在我站在河边的岁月里，这条河新鲜，丰盈，拥有一个木船厂和运砖瓦瓷器的浩大船队。船厂与沙街遥遥相望。船队浩浩荡荡，自上流而来，它们停泊在码头上，码头的伸延就是沙街。

船队停泊在码头，把船上运载的气味带到沙街。新出窑的砖瓦，水缸的气味、咸鱼的气味、豆豉的气味，沿着码头走上沙街。木船往码头上搭一条厚木板，船上的人小孩从船上走到陆地上，他们全都非常瘦，并且黑。

黑瘦的船上的女人穿着蓝士林的布衫，脑后编一根独辫子，尾梢扎红毛线。

船上的女孩子，学会了新鲜的发式，她们扎两根辫子或两根刷子。她们的母亲或祖母，则永远在脑后拖一根营养不良的发辫。

船上下来的人全都光着脚。他们光着脚走在全是细沙的沙街街上。黑衣的男人和蓝衣的女人，以及红衣的抱在手上的孩子，跑得很猛的黑毛狗。他们深沉的颜色点缀在沙街的灰色背景中，又和谐又突兀。

沙街的灰蒙蒙的日子是下雨的日子，是春天。春天每天下雨，大河又宽又满，沙街充满了水的蒸气。水的气息包含在街面的每一颗细沙里，沙街的树，临街湿漉漉的墙壁、屋顶的瓦全都湿透了雨水。

4 在下雨的日子里，船特别多，雨把河涨满，船在水里，轻松地驶行。

雨是船的阳光。船是雨的果实。

从船上下来的人，消失在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里，这是他们的驿站，不是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就在船上。每只船的内舱，都有一块擦得锃亮的地方，既是他们的床，又是桌子，又是地板。暗红的木板，刷了一层桐油（桐油的气味经久不散），只有两张桌子宽。他们全家睡在这舱板上。到了夜晚，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全都睡在这上面。

地板就是床，因此脚要特别的干净。他们不穿鞋，光着脚走在船上，也光着脚走下船。在我的小镇，一年四季都很暖和，只在短暂的冬天要穿鞋袜。他们从外面回船，便都要洗脚。他们洗脚的姿势，带了一种船上人的印记。一只脚立在窄窄的木板上（这木板是码头通往船的独木桥，又湿又滑），半弯曲着，另一只脚探到水里，划水，溅起水花。如果脚上的泥较多，就要多划几下，而那只在独木桥上的脚，既要承受全身重量，又要保持身体的平衡。这种金鸡独立式的洗脚法，很要些功夫。

他们在船上睡觉，也在船上吃饭，也在船上拉屎撒尿，也在船

上洗澡。

他们的身影，在黑色的船上游动，站在河边上眺望，像是看见着另一种人类。

他们与陆地上的人有着天然的隔膜，天然的自卑与自尊，在我站在河边眺望的岁月里，他们带上了浓重的神秘的色彩。我站在河边，看见船的尾部在傍晚的时候用竹编的席子围成半圆，挡住岸上的视线。竹席的上方搭着黑、或蓝的衣服。白色的水蒸气从竹席筒里升腾、弥漫或飘飞（这是水蒸气在我童年印象中留下的另一种新鲜的形体），泼水的声音从竹席里隐隐传出，水在船板上流淌，然后从板缝流进河里，形成一道奇妙的水帘。

有时竹席围在船板的边沿，板上有类似石头的东西掉下河，发出“咚咚”的响声并溅起水花。

但是你不可以问他们，询问就是触犯。一个清秀的船上女孩冲我翻白眼，就是因为我问她那里是不是他们船上人在拉屎。她的反应使我极困惑，以至于把明明白白的东西搞得很糊涂。

我一次次到河边去，观看围着圆圈的竹席下面掉下的东西。它们飞快地下坠，溅起水花，但是你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5

船上的人是沙街的过客，沙街不是他们的街，沙街只是码头的延伸，是扩大的码头。

他们在沙街的家，叫“水运合作社”。水运社是沙街靠河的第一所房子，一面墙壁对着大河，一面墙壁挨着沙街。对着沙街开了一个正门，对着大河开了一个旁门。

他们从船上下来，上了码头就走进旁门。如果要上街，就从正门出来，去买盐买布买咸菜。如果要上船，则从旁门出来。

水运社的房子，样子特别，门口很斜，骑楼特别宽（在我的小镇，商店铺子和民居大都有骑楼，每家的二楼向前伸出一块连成走廊，可躲太阳和避雨。夏天每天一场阵雨，行人在骑楼下行走，雷暴雨独自在空彻的路面冲撞，蒸腾起灼热的水汽）。骑楼底下放着绞麻绳的木架和铁钩，堆着竹子。

水运社的大门，着一种晦暗的朱红色。这种颜色在沙街显得特